

【有所思】

成为父亲之前

□张军霞

在我的记忆中,从小到大都很少和父亲沟通,那种父女促膝谈心的场景,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过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对自己的孩子过于严厉和苛刻,我几乎从未从他身上感受过来自父亲的温情。

童年时我是个倔强而懒惰的孩子,母亲指使我干点活儿,我总是不情不愿、磨磨蹭蹭。母亲一向做事干脆利落,催促不动我时,干脆就自己去做,我就暗自窃喜,继续偷懒。不过,这一招在父亲身上绝对不好使。他在乡里上班,只有周末才回来。有一天,父亲回家干农活,让我去邻居家借一把锄头。我当时正在看一本小人书,人站起来了,脑子还沉浸在故事中,磨磨蹭蹭了好一会儿才走到门口。我压根儿没注意到,父亲早就在用不满的目光盯着我,等我走到他跟前时,他挥起手中的大扫帚猛然拍到我的后背上。

我在猝不及防的状态下摔倒,摔得眼冒金星,眼泪和鼻涕一起往下流。母亲想过来扶我,父亲却又冲我呵斥道:“还不给我快点儿去!”说着,他又要把大扫帚挥过来,吓得我转身就跑。邻居家离得不远,但我来回的路上都在哭,回家后把锄头放到院子里,转身跑进自己的小屋,把门关上再也不肯出来,任凭母亲怎么劝说,我连当天的晚饭也没有吃。我含着眼泪,饿着肚子睡着了。半夜,我隐约之中听到母亲进来了,她掀起我的衣服,轻轻抚摸我的后背,小声道:“看你下手有多重,把孩子的后背都打红了!”这时,我才知道父亲也跟了进来,一道手电筒的光划过,他的声音有些低沉:“我不知道打得这么狠……”

我紧紧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,任凭泪水打湿枕巾。第二天一大早,母亲专门给我煮了两个鸡蛋,这是我们小孩子过生日或生病时才能享受到的特权。父亲讨好似的把鸡蛋递过来,我一言不发地接着,狼吞虎咽把鸡蛋吃了,转身就去上学了。因为父亲那用力一拍,我记恨了他好几年,一直对他爱理不理。直到有一天,父亲生病了,他发着高烧,迷迷糊糊躺在床上,守在床边的母亲唤我过去,我摆出极不情愿的样子。母亲叹了一口气说:“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,你爸是对你太严厉了一些,他心里是对你好的,就是不懂得怎么表达……”

母亲第一次跟我讲起父亲的童年:他7岁时,爷爷病逝,奶奶改嫁,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跟着大伯过日子。大伯一辈子没结过婚,性情古怪,说不定什么时候发起脾气来就会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一通。父亲的童年在战战兢兢中度过,他承受了太多那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,也把自己的心门紧紧关闭起来,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人。母亲说,姐姐刚出生时,父亲分明是开心的,却不好意思走近去看初生的婴儿,母亲把襁褓中的姐姐抱过来,他都羞得不敢看。

他以前没有当过父亲,也很少被人怜爱,所以,他在成为父亲之前不懂得如何表达爱,成为父亲之后还是如此。母亲重重地叹息着,又对我说:“有好多事你都不记得了。你小的时候,你爸每次从单位回来,都会抱着你,你指屋顶上的小鸟,他就抱着你爬梯子上房去看小鸟,你们爷俩的笑声,整个胡同的人都能听到。你有一次出疹子,我当时忙着照顾你几个月大的小妹妹,都是你爸带着你去看医生,每天仔细地给你用药水擦洗……”

我从来不知道父亲的童年隐藏着如此多的不幸,我也不知道在我没有记忆的时候,父亲给过我如此多的温情。那天,在父亲的病榻前,我悄然落泪。

后来,父亲依然对我严厉有加,我却再也没有记恨过他。因为我明白了,父亲在成为父亲之前,也曾经是一个少有人疼爱的孤单小男孩,他已经在尽自己所能学着爱家人、爱孩子,而我要做的就是接受这另类的爱,并努力用女儿的爱去回馈他。

我想,在这种爱的循环里,我和父亲都能得到最好的治愈。



【旧时事】 秋风里的茶约

□耿艳菊

风渐凉的时候,姥爷有两件大事要忙,第一件就是制作菊花茶。姥爷很仔细地摘下院子东南角种着的菊花,认真地清洗、晾晒、烘干,每一道工序都严谨地把握好时间、火候。姥爷说,多一秒少一秒,煮出来的菊花茶味道都不对。

菊花茶是要待贵客的,不能怠慢。贵客是胡三爷。

姥爷要忙的第二件大事也是和胡三爷有关。我在姥姥家住的那几年,姥爷已经退休了。记忆中的这个季节,每天一吃完早饭,姥爷就会急着到镇子东边的月亮河边迎接胡三爷。

其实,姥爷根本不知道胡三爷哪天会来,但他总要固执地去迎。胡三爷也从来不会失约,秋风一起,他便划着一叶小舟,载着一船秋风,顺着月亮河漂一两个钟头,就到了月亮河的最北端、姥爷家所在的镇子。

胡三爷的家在月亮河最南端的镇上,那是一个大镇,纵横竖竖网格一样坐落着几条热闹的长街,每天都有集市,会聚着南北东西的人。有一年,姥爷用小船载着十来只小猪去胡三爷所在的镇上赶集。不料,刚进镇子,还有一段路就要靠岸了,起了一阵狂风,吹得姥爷睁不开眼。那一段水深,水流又急,船底不知怎么竟触上了一块暗石,小船一下翻了。十来只小猪在水里扑腾,嗷嗷叫着。姥爷拼命划着水,去救小猪。从小在水边长大,可姥爷却有点怕水。若不是被生活逼急了,他根本不会驾着小船到这么远的镇子。就是因为听说在这里小猪能多换一些钱,这一点打动了,这样新学期读书的费用就不愁了。

岸上一个络腮胡子大汉一边吼骂着“要不要命了”,一边迅速跳进河里救姥爷上岸。姥爷却拼命挣扎着要到河里救他的小猪,络腮胡子大汉气得一脚把瘦小的姥爷踹坐在地上,然后又跳下河,把小猪都救上了岸。

【在人间】

收白菜

□周冰

娘问我,明个儿变天不?我看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,说,明天有寒流,开始降温。

娘转身对爹说,那就起了针,先回家,把白菜收了再回医院。爹不悦。我说,不中。

娘前几天感觉不太好,走路有些不稳,舌根有些硬。到医院检查,主治医生说脑干有点问题,应住院两周,治疗一下。这天是第八天。娘说,明个儿变天,白菜会冻在地里,不如上午输完液就回家,下午把白菜收了,再回医院。

娘向来说一不二。输完液,起了针,收拾衣服、药片回家。爹和我都不敢拦。

娘比爹小3岁,与新中国同龄。爹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记得爹上大学的最后一年,我们兄妹四个也步入学堂。一家六口,五人上学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娘的肩上担子重如山。

我们大约用半个时辰,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院。那是她的王国。娘安排:爹在家歇着,可以扫扫院子,烧壶水,娘和我下地收白菜。

我们兄妹四个,业已成家,爹每月也有几千元的退休金,虽不富有,生活还算宽松。几年前,我就劝娘,那两亩地别种了,老家几个堂兄弟,谁愿意种,就给谁。

络腮胡子大汉就是胡三爷,是镇上的首富,豪爽侠气,小名胡三,但镇上的人都敬称他胡三爷。

姥爷和胡三爷就是那时候结识的,那时姥爷还是在县城师范读书的学生。胡三爷平生最尊重读书人,和姥爷一见如故,他比姥爷大十五六岁,却和姥爷称兄道弟。

胡三爷出双倍价钱买下了那些湿漉漉的小猪,但有一个条件,就是希望姥爷教他识几个字。胡三爷这样做,姥爷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仗义相助。姥爷在县城读书的时候,胡三爷隔三岔五地去看望姥爷,说是想多识几个字,其实每次去都给姥爷带一堆吃食。后来,姥爷师范毕业,也得益于胡三爷的人脉广,留在了县城工作。

胡三爷于姥爷来说,是人生路上的贵人、恩人,姥爷则是胡三爷茫茫人海里的知己。人这一辈子,能遇上一个说得话的人,其实很不容易。胡三爷是生意人,豪侠粗放,亦有生意人的精明。姥爷是一介书生,木讷耿直中也有细致。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类的人,却成了伯牙、钟子期式的知音。

姥爷家贫寒,但贫寒人家也有简单的快乐。他能把乡间最司空见惯的菊花制成别有一番清味的茶。胡三爷最喜欢喝菊花茶,每年踏舟而来赴这一场茶约,是最好的清宁剂。胡三爷家大业大,整天缠在一堆事务中,焦头烂额。这一天,是他一年里最平和的时刻,静静坐在姥爷家简陋朴素的院子里,身外的事情都和他无关了,秋风飒飒,人生须尽欢,一杯又一杯,一壶接着一壶。直到天上升起一轮新月,他才摇摇晃晃地划着小船沿着月亮河返回。

姥爷70岁以后,很多事都忘了,很多人也都记不得了,唯独记得和胡三爷秋风里的茶约。姥爷依然颤颤巍巍地制作菊花茶,颤颤巍巍地到月亮河边迎接胡三爷。可是,再也没有饮客踏舟来,胡三爷早已不在很多年了,当年的那轮明月还在静静倾洒着清辉。

娘不同意,说,这点地算啥?原先那么多的地都种了,这两亩地算啥?

带着铁锹小铲,我开着电动三轮车,娘坐在车斗里,去了村东的菜地。这里是娘和爹的主战场,每隔一段时间,我们兄妹就会收到新鲜应时的蔬菜瓜果。

娘用铁锹把白菜铲倒,再用小铲把底部的泥去掉,清理外围的几片老叶,要留里面几片稍黄的大叶,用来保护白菜芯。娘说,白菜像人,心(芯)好才好。娘的动作那样娴熟,以至于让人不敢相信她年逾古稀。我打开了手机的拍照功能。

30年前,娘为了爹和我们兄妹上学,栽了两亩地的白菜。育苗、整地、栽苗、浇水、封坑、除草、捉虫、拢叶,事必亲力亲为。看着长势喜人的大白菜,她却高兴不起来,因为那年种白菜的特别多,菜价出奇低。到最后,娘狠下心,以每斤3分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收购商,又从娘家借了一些钱,才勉强凑够了我们的学费。

别拍照了,赶快装车。娘催我。噢,我答应着。忽然发现,白菜叶的褶皱,像极了娘的手背。

娘高血压、心脏病,膝盖不好,风湿性关节炎,腰疼病年轻时就有,每次弯腰都很吃力。每收一棵白菜,都会隐隐作痛。也许,白菜叶上的每一滴水珠,都是娘流下的汗水吧。

【浮世绘】

中年人的平凡生活

□丹萍

半个月前我在网上申请失业保险金,第一笔钱已经到账。和朋友吃晚饭时,就和大家说了,没想到大家都挺感兴趣,纷纷问我申请流程。我认认真真把经验分享了。

当然大家都不算是穷人,还拿得出钱一起旅游,一起去果园摘荔枝,一起吃饭或者喝茶。下雨了就去登山,有星星的晚上约着去江边散步,日子挺美的。不困顿,但也并没有多么意气风发。普通的中年人,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第二天,和朋友去听一个关于古诗的讲座,然后顺便逛街。服装店买四送二,我想占这个便宜,又觉得一次买6件衣服太多了。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凑,两个人加起来花了150元钱,买了6件T恤。我们回忆,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说过“那么便宜的衣服没法穿”,或者“对自己好一点”,或者“买贵的,少买点”之类的话?都说过吧,现在收回。

那天,我跟家政阿姨说,一起搞个做饭的短视频,她来做,我来拍,“万一红了,赚了钱,咱们一人一半。”在这个事情上阿姨比我清醒,她说反正她也要做饭,我爱拍就拍,她不要我这飞来的50%股份。

可拍视频的时候发现不行,生菜头、香菇杆阿姨舍不得扔,摆在一边的不锈钢盆里,画面显得凌乱不说,不锈钢餐具也特别不受待见。装盘的时候,家里的盘子也不够美,小粉花,很土气。反正只要一入镜,就哪儿哪儿都是漏洞。小事业刚起步,我就灰心了。

我让阿姨说一下买菜花了多少钱,准备做什么。瘦肉两元,生菜一元,香菇两元,两个番茄一元,茄子和辣椒两元,两个鸡蛋是冰箱里拿出来的,算两元。辣椒炒茄子,番茄炒蛋,香菇炒肉,生菜和家里存的紫菜做了一个汤。这让我重新振作了。我说做短视频要有特色才行,10元做三菜一汤,比外面的快餐都便宜,这是一个卖点。我建议搞一个“一家三口,10元就能吃饱吃好”的主题,阿姨说当然行了,10元可以吃得不错的。但她不觉得比快餐便宜算什么特色,“谁家能天天吃快餐呢?那么贵。”我仔细想了想,的确是。

以前我们总是向上兼容,对有钱人的生活特别理解、特别接受,也觉得离有钱人特别近,比如我认识我老板,我老板认识某大老板,那位大老板认识比尔·盖茨,那就约等于我也认识他了。

这两年好一些了,不再有这种心理上的攀附。好处是不理解“雪糕刺客”了,贵的东西从来伤害不了我,因为我敢放下不买。

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种花种菜,有个朋友在阳台种菜,产出颇丰,省了不少买菜钱。他也计算过,一开始投入是大的,买肥料、种子,搭花架,但几个月下来,还是划算的。他对我讲这些的时候,我差点脱口而出:种花种菜不过是感受一下自然,难不成还真的指望这个收成?幸好没说出口。指望用额外的劳动换几个瓜俩枣补贴生活,没什么难以理解的,更不丢人。我不理解,这才丢人呢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